

跨托邦 (transtopia)

姜學豪

在台灣，當我們討論多元性別時，我們常用的術語包含「酷兒」和「跨性別」。紀大偉在上本的《台灣理論關鍵詞》，討論了英語「queer」一詞翻譯成漢文「酷兒」的跨文化經歷與跨語境政治。¹本文透過跨性別的觀點重新思考「酷兒」與「同志」之間的聯繫，從而擴展紀的分析範圍。我認為性別越界是當下探討酷兒研究或同志政治的一個重要環節。為此，我提出一個新的概念：**transtopia**，中譯**跨托邦**。²這篇文章由兩個部分構成：第一個部分進行爬梳「跨托邦」的理論鋪成和貢獻；第二個部分透過一個社會案例探討此關鍵詞的運用與實踐。

跨性別的麻煩

「跨托邦」形容不同程度的性別轉換，而這些尺度並不總是

¹ 紀大偉，〈酷兒〉，《台灣理論關鍵詞》，史書美、梅家玲、廖朝陽、陳東升主編，（新北：聯經，2019），頁325–334。

² 見姜學豪（Howard Chiang），《跨托邦在華語語系太平洋》（*Transtopia in the Sinophone Pacific*），（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21）。

可以在西方的「跨性別」(transgender)觀念中得以識別。因此，跨托邦是一種使性別變異性具有歷史意義的方法，該方法超越過去因恐懼而對「跨性別」族群的否認；該方法也突破當下對「跨性別」觀念貫通性的假定。類似這樣的恐懼與假定充斥當代學術與政治偏見。這個關鍵詞或許會讓許多讀者聯想到較普遍的「烏托邦」(utopia 亦不存在的地方)；其相反的變體「反烏托邦」(dystopia 亦錯位的地方)；以及米歇爾·傅柯 (Michel Foucault) 的「異托邦」概念 (heterotopia 可譯為「差異地點」或「異質空間」)。在這三種用法中，「地方」觀念起著不可或缺的定義作用。³

我提出的關鍵詞建立在這些通用概念的基礎上，特別是它們對權力結構的關注，但「跨托邦」也有脫離這系譜的出處。延伸酷兒論述的宗旨並補充賽菊蔻 (Eve Kosofsky Sedgwick) 的論點：人類文化的任何方面如果沒包含對跨性別恐懼症 (transphobia 或恐跨症) 和恐同症 (homophobia) 的結合分析，都必然是不僅不完整的，而且更準確的說其核心實質已嚴重損壞。⁴由此類推，跨托邦可作為對恐跨症的解毒劑 (antidote)，能

透過連續模型 (continuum) 的構建機制認可酷兒經歷的多樣性，並將這種新詞彙的相關性置於與批判史 (critical history) 的實踐有關。⁵站在一個去殖民主義的酷兒思想立場，對時間空間的敏感性是必不可少的，包括抵制任何先入為主對跨性別存在性應有的標準的幻想。換句話說，我們不能也不應該預設所謂的「前跨性別者」(pre-transgender) 的目的論及其克服的假設軌跡。

透過如此的描繪，跨托邦詮釋了「跨性」(transness) 的發展面貌，超越單一歷史血統／終極點的整體陷阱，從中解構穩定不變的跨性敘事、驗證模板。從「跨性別」擴展至「跨托邦」的詞彙轉換，顛覆跨性體驗論述長期以來對固定的「起源」或「目的地」的迷思。從個體的角度看來，這是一個將跨性酷兒化 (queering transness) 的舉動，以便其多重的表現形式可以得到承認。雖說賽菊蔻的公理 (axiom) 首次闡明已是三十多年前，但它仍然是一個不可或缺的提醒：「人們是彼此不同的。」⁶令人訝異的是，酷兒理論家所開發的概念工具來解開這麼平凡且不言自明的生活事實寥寥無幾。呼應賽菊蔻的公理，跨托邦將跨性別差異視為相互聯繫和相關的，而不是驅散和分層的。

在重構個體立場同時，跨托邦也進行反思更廣泛學科的任務擔憂。正如人類學家大衛·瓦倫丁 (David Valentine) 所記錄，當一門學科在 1990 年代開始圍繞「跨性別」這個範疇進行整合時，眾多學者通常將該標題對照於所謂前現代、傳統、老式或

³ Michael D. Gordin, Helen Tilley, and Gyan Prakash, eds., *Utopia/Dystopia: Conditions of Historical Possibilit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0); Michel Foucault, "Of Other Places," in *Heterotopia and the City: Public Space in a Postcivil Society*, ed. Michiel Dehaene and Lieven De Cauter (New York: Routledge, 2008), pp. 13–30. 關於傅柯所稱的 heterotopia 的翻譯政治，見王志弘，〈傅柯 Heterotopia 翻譯考〉，《地理研究》65 期 (2016): 75–106。

⁴ Eve Kosofsky Sedgwick, *Epistemology of the Close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0), 1.

⁵ 關於 critical history 的討論，見 Ethan Kleinberg, Joan Wallach Scott, and Gary Wilder, "Theses on Theory and History" (May 2018), <http://theoryrevolt.com/#history>.

⁶ Sedgwick, *Epistemology of the Closet*, p. 22.

「在地」非西方社群對性別身分的理解，（錯誤）認為「跨性別」一詞含括更多內容。⁷即使近期出現許多透過種族或階級的視角來修改跨性別歷史學的作品，無論多麼引人注目，它們仍繼續繞回西方的範圍，在其中放置抵抗和重新敘述的坩堝。⁸引用周蕾的說法：「大家可以接受某些作者處理特定的文化例如……美國……把書名放上通用標題，[像是《女性陽剛之氣》、《跨性別歷史》、《真性：20世紀交際之跨性男的生活》、《雙面皆為黑色：跨性別身分的種族歷史》、《女丈夫：一個跨性別歷史》等等]，但通常又期望處理非西方文化的作者用中國的、日本的、印度的等諸如此類的形容詞標注題目。」⁹後者為周所稱的民族補充（ethnic supplement）模式，透過位置現實主義來修復它們的知識內容。至今，歐美學者仍經常被公認為啟動關於跨性別理論見解的主人翁。如果打破這樣的西方中心主義是必要的，我所討論的

⁷ David Valentine, *Imagining Transgender: An Ethnography of a Category*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7).

⁸ Clare Sears, *Arresting Dress: Cross-Dressing, Law, and Fascination in Nineteenth-Century San Francisco*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15); Emily Skidmore, *True Sex: The Lives of Trans Men at the Turn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2017); C. Riley Snorton, *Black on Both Sides: A Racial History of Trans Identity*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17); Jen Manion, *Female Husbands: A Trans Hist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20).

⁹ Rey Chow, Introduction: On Chineseness as a Theoretical Problem, *boundary 2* 25.3 (1998): pp. 4–5. 引句內提到的著作分別是：Jack Halberstam, *Female Masculinity*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8); Susan Stryker, *Transgender History* (Boston: Seal Press, 2008); Skidmore, *True Sex*; Snorton, *Black on Both Sides*; Manion, *Female Husbands*.

論述鋪成跟歷史案例雖說跟「transgender」文化含義息息相關，但也刻意分歧。正因如此「跨托邦」作為一個新銳的關鍵詞，鞏固華語語系台灣重新定位性別理論源頭的繼往開來。

無論出發點是透過個人還是集體的觀點，我們早就應該質疑通常嵌入跨性別傘狀術語中的片面等級制度，其中決定的標準是「跨性」；或者更準確地說，不同程度的跨性。在這個規範化方案裡，有些人被認為比較跨（more trans），其他人被認為不那麼跨（less trans），跨性有效地變得可評估、可衡量、可量化。跨托邦試圖打破維持以下問題需求的背後權力結構——如研究中世紀學者 Gabrielle Bychowski 曾在 *TSQ* 圓桌會議上提問過——「我夠 trans 嗎？」¹⁰

在所有的情况裡，跨性別的政治張力莫非是在跨文化語境中最為鮮明。跨托邦的觀念鼓勵放下浪漫化（或誹謗，視情況而定），非西方性別異議作為本體論的靜態，提供一種新的中間立場。一方面，某些學者主張較批判的觀點面對一系列的本土類別——例如南亞的 hijra、印度尼西亞的 waria、泰國的 kathoey、墨西哥的 muxe、華語社會的人妖及美洲原住民文化的 two spirit——受全球化的歷史力量同質化並重塑為現代「跨性別」身分；另一方面，有些學者認為，像這樣的類型轉換給予難以辨識的在地性別配置一種在全球範圍內清晰易讀即呈現的可能性，從而為爭取普遍承認、接受和團結的跨國運動合法性的條件。嚴

¹⁰ *TSQ: Transgender Studies Quarterly* 為全球首創關於跨性別研究的學術季刊，由美國杜克大學出版社發行。這個圓桌出自於 M. W. Bychowski, Howard Chiang, Jack Halberstam, Jacob Lau, Kathleen P. Long, Marcia Ochoa, and C. Riley Snorton, “Trans*historicalities,” *TSQ: Transgender Studies Quarterly* 5, 4 (2018): 660.

格上來說，這些標籤任何一個都不能輕易地被「跨性別」的框架同化，因為歷史和文化細微差別的豐富性不能被西方當下主義（presentism）的自滿過度主宰。把這些不同身稱融入「跨托邦」的品類，能讓我們的理解範疇跨出少數民族身分政治的僵局，甚至成為一個仲介提供表達差異、後身分主義的相應平台。我們所呼應的當下，已不僅是要考慮性別麻煩（gender trouble）的時刻，而是還須提問跨性別麻煩（transgender trouble）的時機。¹¹

想像瀰漫性別異樣的烏托邦是本體存在的寫照，告訴我們跨性別的概念本身就是一種變異能指，不僅僅是一個根植於西方歷史的符號。一個更具全球化分散性和區域性的視角，有助於解析「跨性」存在的差異化層次及其歷史沉澱。透過一種連續統模型的表述，跨性別變異授權多元聯盟的因果不用建立在複製品和原件之間的對抗衝突（這不均秤的角力通常視西方跨性別主體為原物，其他性別轉變現象為舶來品）。換句話說，跨托邦的倫理困境與其說是關於誰有資格成為跨性別者；不如說是與不同行為者之間的關係有關，透過跨性別概念相互聯繫。這樣一來，跨托邦改變了包容性的標準，從「一個人是否足夠跨性」延伸到「跨性如何出現在更廣泛的歷史關係網絡中，從中獲得辨識、理解性」。如果我們暫時接受結構僅存在於舉例說明它們的系統中，認知跨托邦分析勾勒出一組共享的符號和物質參數，那麼跨性別主義（transgenderism）的政治貨幣可以沿著更具包容性的集體行動再現，而不是愈來愈擴大個人身分認同的疏遠。

在跨托邦的框架內，特定類型的性別跨越／過渡（transitioning 或 transitivity）並不主宰人們與跨性別主體性的關係或本體論的要求。相反的，跨托邦以無限集為軸的相鄰變化作為掌握底層結構的基礎「跨性」存在。不僅僅是一個名義標籤或描述符，它可被理解為一種認識論的工具（epistemological tool），一種歷史構想模式將性別流動性映射到地點和時間的相互超越上。如果「家」、「目的地」的比喻，如同「成為」或「到達」的隱喻，是跨性別體驗敘述長期以來的主要特徵；跨托邦不優先考慮個人理由或單一跨性迭代的參數，而是把重點放在集體、交叉及全球範圍內結成聯盟的案例循環路徑。隨著跨文化和跨時空的交流，跨托邦超越對「誰是跨性別者」的關注，並推動一種協作思考，揣摩類似「跨性別觀念的運用如何穿越時間和空間」的問題。

由於恐跨症在不同的歷史背景下所呈現的形狀和規模不同，跨托邦作為其解毒劑必須對所需參照的「平等」／「公正」範圍不均有所認知，延伸對不同政治角力和武器形式的需求因情況而變。在將跨性別定義為這樣的連續性質同時，跨托邦質疑有些酷兒研究的門徑將跨性別現象視為一種兩個、三個或更多性別配置的零和遊戲。簡而言之，跨托邦光譜逆轉了錨定對二元性別的規範性理解。如果「超陽剛男性」和「超陰柔女性」不是理想化的極點，是否能把這些構造解釋為存在更廣泛的性別層次上的難以捉摸虛構點？在跨托邦的情境裡，跨性別主義不是例外，而是衡量所有主／身體的標準。我們如何開始更多（而不是更少）地關注性別系統的監管如何沿著時空軸且跟隨語境轉移？類似這樣的問題需要落實在社會經驗史。本文下一部分以台灣對性別觀念改

¹¹ Judith Butler, *Gender Trouble: Feminism and the Subversion of Identity* (New York: Routledge, 1990).

革的演變作為主軸，把跨托邦寫進華語語系的同志政治脈絡裡。

公民正義的重塑

對跨托邦落實的拿捏，可以直接切入一個具體的微觀歷史 (microhistory) 過程：那就是「同志」如何吸收台灣「酷兒」的知識流動性，經由解釋台灣在地史為「跨托邦」的概念形成提供了至關重要的平台。我的論點是「同志」與「queer」的接軌，源自於千禧年後台灣跨性別權力的促進和大幅提升的可見度。如果「同志」在解嚴後初期代表「同性戀」，它在當今的華語語系社會意味著流動性的性別與性欲望。關於「同志」如何在21世紀被酷兒化的過程，我想提出兩個重要的里程碑：

(1) 2000-2003年，台北市政府與台灣同志熱線協會一起組織的「台北同玩節」，這也是台灣同志遊行的先驅，正式把跨性別與雙性戀納入同志運動的一部分；

(2) 2004年「性別平等教育法」的立法，立法過程中女權主義者與同志運動家之間建立前所未有的合作，推翻了女性主義運動長期以來只對婦女權利的狹隘關注，以及同志運動只擴張男同性戀和女同性戀的公民身分。

透過這兩個例子我們可以看到，「同志」一詞的歷史和流通，從社會主義中國的「公民之間互稱」到後殖民香港的「同性戀者」到近期多元主義台灣的「酷兒」，都折射出所謂「Chineseness」（中國性）在不同社區的不正之風。對台灣而言，這不正之風的解釋更令人印象深刻；因為台灣長期以來在國際舞台上沒有正式的民族國家地位，這令人不安的符號，我想建議，

能提供酷兒台灣獨特的理論動能。¹²因篇幅有限，以下對第二個例子進行更深層的討論。¹³

2004年「性別平等教育法」的立法，鞏固了大眾對性別流動性的認識。「同志」概念之後的演變，擴張到包含跨性別主體，就是建立在這樣的反二元性別的觀念基礎上。2002年，「兩性平等教育法」正式改名為「性別平等教育法」，提高大眾對性別光譜的認識，在這方面發揮了關鍵的作用，推動人們超越男性／女性的二分法。值得注意的是，催化了這個重新命名過程，其實是一個受到高度重視的不幸事件：葉永鋕事件。

2000年4月20日，屏東高樹國中三年二班葉永鋕同學於下課前約五分鐘，向老師舉手表示想去上廁所，老師許可後，葉卻一直未返教室；之後被發現倒臥在廁所血泊中，腦部受到重創，被同學發現時，身體抖動抽搐，表情痛苦。葉馬上被送醫急救，隔日凌晨卻不幸去世。當日事發後不久，校方在未報案情況下，逕自將廁所血跡洗淨。葉的家屬之後要求死因鑑定，由屏東地方法院檢察署進行偵查。

2000年6月，教育部兩性平等教育委員會，主動以臨時動議方式提案，由紀惠容（召集人）、王麗容、畢恆達、蘇芊玲四位委員組成調查小組。6月底開始，他們多次前往高樹，展開調查訪談行動。訪談內容包含學校對本案的處置方式、校園暴力以及校園性別環境等，並於7月底完成調查報告。報告中強調本案與

¹² Howard Chiang and Yin Wang (Eds.), *Perverse Taiwan* (New York: Routledge, 2017).

¹³ 關於第一個例子的更深層討論，見 Chiang, *Transtopia in the Sinophone Pacific*, pp. 181–187.

校園性別歧視和暴力有關，並針對多重面向提出相關政策性建議。6月同時，屏東地方法院檢察官以業務過失理由對高樹國中校長、總務主任及庶務組長三人提起公訴。

從2000年6月到2006年9月，這個案件的司法訴訟過程，經過屏東地方法院、台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台灣最高法院，再撤回高等法院，再上訴到最高法院，又在撤回高等法院高雄分院，這中間校方代表一直被判無罪，法官一直認為葉永鋕的死跟他人無關。直到2006年9月高等法院高雄分院才更二審宣判，三名被告——校長、總務主任、庶務組長——依犯刑法第276條第一項之過失致死，各判處五個月、四個月、三個月有期徒刑（不得上訴），這件事才告一段落。

為什麼葉永鋕事件在台灣性平運動裡那麼重要呢？根據陳惠馨在2005年的說法原因如下：「研究計畫之小組之所以建議將『兩性平等教育法』草案改名為『性別平等教育法』草案，主要緣於在計劃進行過程中，[……] 高樹國中發生葉永鋕同學被發現在學校廁所的死亡事件。[……] **葉同學的死亡，讓我們了解到學校教育體制內對於不同的性取向的學生應該加以尊重，並保障學生學習的安全環境。也因此提議將『兩性平等教育法』草案改為『性別平等教育法』草案。**我們希望透過性別平等教育法的通過，學校開始注意性別弱勢者的處境，並避免發生類似葉永鋕的死亡悲劇。」¹⁴

蘇芊玲在一個較近期（2017）的訪談卻有另外一種看法，她

說：「前期台灣的婦女團體推動所謂婦女權益時，看到的還是男女兩者在各方面權益的落差。可是台灣的同志運動其實也很早就開始，大概1990年代就有同志運動，所以那個兩性的概念事實上**慢慢地已經被豐富**，就是說當我們去想像性別時不會只有生理上的男女兩性，會包含比如說性傾向。[……] 事實上很多霸凌不只是男性對女性、不只是對性傾向不同，也包含對不同性別特質，所以我會說一半一半。**並不是說因為葉永鋕事件大家才突然感覺說兩性不足以符合性別的多樣或多元，可是[葉事件]確實扮演一個非常關鍵的推手**，教育部也才推動性別友善校園的概念，這時才把兩性平等教育法草案改成性平教育法草案。」¹⁵蘇芊玲在這裡指出一個很有趣的觀察，就是除了葉事件外，同志運動早期對重構性別觀念早就有影響。但是那時的影響還是關注性欲望多元，一直到葉永鋕事件，我們才看到對不同的性別特質有比較明確的關心。

將「兩性平等教育法」草案改名為「性別平等教育法」的過程，顯示婦女運動與同志運動人士漸漸發現他們分歧的政治戰爭是有極限的。立法過程並未點名「跨性別」，當時公眾論述也未將葉永鋕歸類為同志族群，所以要釐清此案件推動華語社群多元性別運動的角色，或許我們需要一個較超然的關鍵詞。我們甚至可以大膽斷言，**當時的性平教育立法，本身就建立在一種跨托邦的想像**。它帶我們從一個未成年少男的意外死亡（未成年青年其實是遊走在一個非常狹窄的法律空間），到台灣法律的改革，讓

¹⁴ 陳惠馨，〈性別平等教育法：台灣性別教育之繼往與開來〉，《性別平等教育季刊》，30期（2005），頁127。

¹⁵ 李昀修，〈重讀性平教育法：與蘇芊玲老師的訪談〉，《人本教育札記》，2017年6月1日，<https://hefmag.dudaone.com/my-post41>。

這個歷史遺產成為台灣人當下生活的一部分。換句話說，一個邊緣人的社會事件，其實跟所有台灣人民的生活息息相關。

華語語系跨托邦

文章結語，我想談談「跨托邦」與華語語系論述的溝通橋梁。首先，經過以上的分析，我們發現西方「transgender」一詞與台灣「同志」一詞的最終聯繫取決於當地緊急並受廣泛宣傳的葉永鋕事件。也就是說，隨著葉事件的催化，由兩性平等轉為性別平等的教育宗旨，不僅是對西方跨性別概念的批評，我認為我們更應該把它看為對應愈來愈普遍認同、合法與批准性別多樣化的全球趨勢裡的一個重要環節。在政治運動的歷史脈絡裡，或許是時候我們應該把台灣的性別平等教育法解讀為擴充「跨托邦」而非僅僅「跨性別」的權益。

第二，這種台灣跨性別概念的混血體 (creolization) 一方面是跟隨華語語系特殊的「酷兒」定義裡拋頭露面，這種「酷兒」打從一開始就不贊成也沒必要對西方的「queer」觀念嚴格忠誠；另一方面，台灣跨托邦的可能性，是建立在華語語系對「同志」的重建，這種「同志」大致上來說是在當代中華人民共和國外圍、非社會主義的環境裡縫合酷兒的不穩定性與反霸權的認識論。台灣的「同志」是透過與中共的「同志」對比下傳達酷兒信號，華語語系的視角讓我們釐清台灣的「同志」為何以及如何塑造成一個行星性 (planetary) 的抗壓工具，因為「同志」一詞早已演變為全球 (華語圈) 的重要術語之一。而對跨性別運動而言，寄託在葉永鋕事件上的跨國族歷史與政治重量，凸顯華語語系台

灣的酷兒性，呼應性平教育法配置的多重去中心模式。一方面突破中共當今女權運動常依賴的二元性別思維；另一方面顛覆在台灣長期以來以男同性戀和女同性戀利益作為中心的同志社運。

我們不確定葉永鋕是否曾保持「同志」或「跨性別」的自我身分認同，延伸這個事實「跨托邦」企圖打破我們對兩個標籤的迷思跟執著。總而言之，我們已知道，而且是知道很久，性別的版圖受時空主宰而不停的演變；這樣的性別變化有個人主體的層面，也有社會的面向，或許可以／或許不能收割在「跨性別」的框架內。總結以上諸論，跨托邦啟發想像一種共存體，重新視性別越界為常態而非例外、多數而非少數的自然現象。

參考書目

西文

- Butler, Judith. *Gender Trouble: Feminism and the Subversion of Identity*. New York: Routledge, 1990.
- Bychowski, M. W., Howard Chiang, Jack Halberstam, Jacob Lau, Kathleen P. Long, Marcia Ochoa, C. Riley Snorton, Leah DeVun, and Zeb Tortorici. "Trans*Historicities: A Roundtable Discussion." *TSQ: Transgender Studies Quarterly* 5, no. 4 (2018): 658–685.
- Howard Chiang, *Transtopia in the Sinophone Pacific*.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21.
- Chiang, Howard, and Yin Wang, eds. *Perverse Taiwan*. New York: Routledge, 2017.
- Chow, Rey. "Introduction: On Chineseness as a Theoretical Problem." *boundary 2* 25, no. 3 (1998): 1–24.
- Foucault, Michel. "Of Other Places." In *Heterotopia and the City: Public Space*

in *a Postcivil Society*, edited by Michiel Dehaene and Lieven De Cauter, 13–30. New York: Routledge, 2008.

Gordin, Michael D., Helen Tilley, and Gyan Prakash, eds. *Utopia/Dystopia: Conditions of Historical Possibilit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0.

Jack Halberstam, *Female Masculinity*.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8.

Kleinberg, Ethan, Joan Wallach Scott, and Gary Wilder. (2018). “Theses on Theory and History,” <http://theoryrevolt.com/#history>.

Manion, Jen. *Female Husbands: A Trans Hist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20.

Sears, Clare. *Arresting Dress: Cross-Dressing, Law, and Fascination in Nineteenth-Century San Francisco*.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15.

Sedgwick, Eve Kosofsky. *Epistemology of the Close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0.

Skidmore, Emily. *True Sex: The Lives of Trans Men at the Turn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2017.

Snorton, C. Riley. *Black on Both Sides: A Racial History of Trans Identity*.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17.

Stryker, Susan. *Transgender History*. Boston: Seal Press, 2008.

Valentine, David. *Imagining Transgender: An Ethnography of a Category*.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7.

華文

王志弘。2016。〈傳柯Heterotopia翻譯考〉，《地理研究》65期，頁75–106。

李昀修。〈重讀性平教育法：與蘇芊玲老師的訪談〉，《人本教育札記》，<https://hefmag.dudaone.com/my-post41>。檢閱日期：2017年6月1日。

紀大偉。2019。〈酷兒〉，史書美、梅家玲、廖朝陽、陳東升主編，《台灣理論關鍵詞》（新北：聯經），頁325–334。

陳惠馨。2005。〈性別平等教育法：台灣性別教育之繼往與開來〉，《性別平等教育季刊》30期，頁115–129。

跨物種繞射 (Trans-species Diffraction)

張君玫

前言

在21世紀早期的思想地景裡，共生（symbiosis）和共存（coexistence）早已成為人文批判的核心喻說。¹透過生命無所不在的共生敘事，我們反思社會的支配與剝削，勾勒共存的理想，尤其在後COVID-19的時代。病毒世和人類世，做為時代的症狀標記，呈現出雙重纏繞：一是當代技術科學（technoscience）構成人類世（Anthropocene）和病毒世（Virocene）得以浮現的知識下層結構；二是當代資本主義的活動製造更多病毒在物種間跳躍的機會，以及全球大流行病的物質條件。²我們必須深入認識不同生

¹ Janneke Adema and Peter Woodbridge, *Symbiosis: Ecologies, Assemblages and Evolution. Living Books About Life* (London: Open Humanities Press, 2011); Donna Haraway, *Staying with the Trouble: Making Kin in the Chthulucene*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16).

² Chun-Mei Chuang, A Note on the Postcolonial Implosion of the Anthropocene and the Virocene, *Critical Asia Archives*, December 2020. Accessed July 07, 2021. <https://caarchives.org/a-note-on-the-postcolonial-implosion-of-the-anthropocene->